

走过青春

一张旧照片的情思

冯军

在我的影集中，有一张49年前的老照片——我与生产队的师傅张德荣和好友黄世忠的合影。如今师傅和好友都已离世，此照片愈显弥足珍贵！这49年前的光影，把我的情思拉回到那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！

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号召，伴着1969年初的瑞雪，把我们北京娃娃撒落在苍茫的黄土高坡上。憨厚、热情的志丹人，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接纳了我们。当年志丹县双河公社向阳沟大队有个规矩，给每个北京知青配一名农民师傅，旨在帮助知青学会生产技术，融入农村生活。我的师傅就是向阳沟四队西沟门村的张德荣。德荣大叔算得上是陕北山村中的“俊后生”——一米七八的个头，壮实的身板，四棱方脸，红堂堂的脸庞令人想起关羽。印象最深的是大叔当时竟留分头，且一丝不苟，这在陕北山村中堪称一绝。师傅不仅人帅，农活棒，还略通文化，这让我初见便对他产生敬意。师傅性格好，从初春起，就教我打柴、背柴、上山犁地，总是不紧不慢。遇到难处也总是笑笑说：“莫急，慢慢学。”刚开始我不会吆牛使牲口，他就在歇息时用草纸卷上一支旱烟，悠悠抽上几口对我说：“牛通人性，也欺生，它干活累了，你让它好，让它休息，犁地时它自然听你使唤。”说罢师傅上前，亲手教我为耕牛挠痒痒、揉脖子。耕牛粗大脖子上的厚厚绒毛使人感到暖烘烘的。我欣慰，耕牛也好像很惬意，铜铃似的眼睛盯住我，慢慢将牛头靠近我怀中，蹭蹭我胸口，人牛情感沟通了！这时师傅会上前，喂牛一口吃剩下的干粮，笑着说：“这就对了！”在师傅的指导下，我终于学会了吆牛、耕地、种麦，也初懂了人畜共存的道理。后来，师傅当上了基建队长，也把我带到了队里，干起了修渠、掏窑、打坝的营生。

1970年秋，为贯彻《复电》精神，大队集中劳力在槐树庄滩打起土石坝。紧张施工一个月后，当大坝即将完工时，突遇暴雨，周河洪水横流，大坝东侧被冲开一段两米宽的口，浑浊的山水撕扯着颤抖的坝体，即将完工的大坝随时有一触即溃的危险。“文静”的师傅此时带领全体基建队员“发狂”地冲上坝顶，大伙分成几组，放山土、搬巨石、推车子，穿梭般运行。师傅立在决口处，已成了个泥人，引着一车车黄土、砂石倾倒在洪流间。可刚快堵住，又被几个大浪冲走。情急中，师傅抱住一个车箱，与一车黄土一起倾倒在决口处。我当时只感到血冒头顶，脚下震撼，也飞身跃入水中。接着，十几个老乡、知青都扑通扑通跳入泥浆，抱住一个个滚下的车箱，手挽手、肩并肩组成一道人体坝，顷刻间变成一排“兵马俑”。水声渐小，坝体高出水面，“成功了”的欢呼声回荡在被夕阳染红的周河川。就在残阳如血时刻，厄运又来临了，上游又一股洪水咆哮袭来，就在我们奋力堵决时，浪涌漫过头顶。恍惚中，我看到师傅奋力抱住松动的车箱，接着，师傅和我都在浪中飞起，落向坝底，一个车箱擦着我和师傅的头飘过。好险啊！我和师傅“游”上岸，几乎成了泥人。老乡们都围了上来，用他们汗浸泥染的衣服为我们遮体，几位女知青流下眼泪……

为了保住大坝，傍晚，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，上坝助战。全体知青都来了，大家点起马灯，燃亮汽灯，轮番鏖战。为加快进度增加架子车，放倒了周河畔一段段土崖，大块大块的土石涌向决口。全体人员轮流倒，这班干累了，就睡在泥泞的坝顶或架子车下，另一班接着干。我记得自己就是枕着那双满是泥浆的球鞋睡到了车箱下，而师傅却一直赤脚奔忙在坝上。我们当时也不觉得苦，累了就睡，醒了就干，热汗驱走寒气，大干迎来黎明。不知何时天放晴了，启明星天边闪烁时，决口终于堵住了，但周河川却一片寂静，奋战了三天三夜的人们在晨曦中都倒地睡去了，只有坝顶的红旗迎着初秋的晨风扑啦啦地飘扬……这真像当年“保卫延安”的沙场！这场“战斗”感动了当时的志丹县革委会主任、军代表崔少华，他拿着知青写的文稿，

亲自广播站，指示报道宣扬。我们打成的槐树庄滩大坝，以后又被加固加宽，漫淤了一大片河川地，成了村里的树苗繁育基地。每当山风吹过，树苗摇曳，就像深情讲述当年的故事。现在，坝地已经成为“志丹双河工业园区”。奔涌的周河旁，高大的厂房和耸立的“分馏塔”，昭示着“美丽乡村”新工业化的前程！

“吐故纳新”运动中，鉴于师傅的表现，他要被吸纳入党。师傅填写入党志愿书时非要找我帮忙，真诚地对我说：“我文化不高，就相信你！”于是在初冬的暖窑炕上，师傅发自内心的讲述，我字斟句酌填写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一份庄严的入党志愿书填写完了。记得最后一项要填写“代笔人”的姓名时，我犹豫不敢下笔。此时师傅瞪大双眼，以从未有过的庄重神情说：“怕啥！我先入党，然后你再入党，咱俩终究要一搭往前奔哪！”盛情难却中，我落下最后一笔！此后，我真的把“争取入党”作为我人生的重要追求。

1971年秋，战备形势紧张，大西北的兰宜战备公路开始动工了。志丹县组建了“筑路施工团”，靠靠山书记任团长。我被抽调为双河连文书。前往县城集中时，师傅一大早就用驴车驮着我四个月的口粮和铺盖送我前往。下午分手时，我提出要师傅合影。往二道街照相馆走时，正巧遇见我的好友、一队老乡黄世忠。听说我要去修战备路，他也急着要与我合影，于是前边提到的尘封49年的照片诞生了。49年前的光影，折射出三位合影人各自重大的人生经历。1971年11月底，黄世忠在石崖上开凿战备地道时，因烘烤受潮的火药起火不幸牺牲。追悼会前，要画黄世忠的遗像，就找到了我们三人的合影。知青“画家”不忍下笔，因当地乡俗中说：“画走一个，留下两个孤啊！”“担心后两个也走啊！”但追悼会上终究悬挂上三人合影中黄世忠的遗像复活。我当时正在几百里外的黄河畔上修路，惊闻噩耗，悲痛之际，却更加坚定了我要好好活着、好好干一番事业的信念和意志。

1971年12月23日，我在什望河谷不幸负重伤，被坠落的山石砸昏，右腿骨折。民工们用担架抬着我，奔波30余里山路送我到宜川甘草镇医院抢救，志丹施工团靠靠山团长星夜亲赴医院看望我。当清理伤口露出腿骨时，靠靠山团长不禁蹲下了，我双眼也湿润了……那次，我与死神擦肩而过——我是不会死的，师傅德荣大叔还在向阳沟等着我呢！

元旦过后，筑路成功。我回县养伤，就是在德荣大叔家过的春节。年三十傍晚，雪花纷纷，德荣大叔用驴车接我回队，怕我腿受寒，用厚厚的老羊皮袄盖在我腿上。暮霭中，大叔靠近我讲：“不怕，还有咱爷儿俩呢！走，回家过年！”雪花飘在脸颊，却被泪花融化……

九十年代初，我从延安调回北京。因行程急，也没顾上与师傅道别。后听说德荣大叔当上大队支书，曾写信想请北京知青相助，修复前川已被损毁多年的千米水渠。我盼望着师傅能亲到北京相见，却不知为何未能如愿。两年后，惊悉师傅已含愿九泉，年仅51岁。

49年弹指一挥间，德荣师傅、世忠好友均已作古，照片光影却依旧。我回京后打拼十余载，已跟上师傅的步伐光荣入党，在京城中学培育孩子……师傅临终前惦念的前川千米水渠，如今已开凿成通往永宁的乡间公路，它会载着师傅的宏愿，伴着奔流的周河水，走遍欣欣向荣的志丹大地！

我永远怀念光影中的师傅和好友，怀念周河畔的乡亲们！我总想，人活在世上是一种缘分，师傅和世忠虽然先一步走了，但是他们希望我能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更好地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当人走到生命的终点时，不会留下遗憾！请志丹、延安人民放心，我们北京知青绝不会辜负老区人的深情厚谊！

山丹丹花开红艳艳，知青心连着周河边！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”

离京

陈桂林

火车一声长鸣，知青专列缓缓启动。站台上拥挤的人们拼命地向着启动的列车挥手、叫喊，车下响起一片哭声……那场面现在想起来都令人震撼。我向爸爸、宝中大哥和送我的朋友挥手告别。当时的我想，从今天起我就完全独立自由了，无论任何事我都可以自己作主了，再也不用家长管了，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。所以我没有哭，而是在一种狂妄的自信伴随着美好的希望中离开北京站……

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列车离开了北京城，车内的气氛宽松了许多。第一次远离父母的孩子开始

在车厢内走动起来。大多数人开始无忧无虑地聊天、打牌，只有极个别的人将脸朝向窗外，眼泪挂在腮边，仍然沉浸在分别的思念和痛苦之中。列车离北京越来越远，窗外，广阔的田野和远处的天连在了一起。这一刻，人是那么渺小，那么微不足道。

过了黄河，窗外逐渐出现沟壑。随着火车的前行，沟壑也越多、越大、越深……看着光秃秃的黄土地和深深的沟壑，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，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到了铜川宜古村火车站。我们由老

师带领着，被当地人安排在一所中学住下。由于大雪封山，无法前行，一连几天，我们插队的上千名北京知青都滞留在铜川。

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去插队的具体地方。大峰、张辉和我被分到沟头头村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到了铜川后，老师找我谈话说情况有变化，其中一些人要去秦关公社插队。当老师要把我和大峰、张辉分开的时候，我没有同意。我的理由是家长已经叮咛，让我们在一起相互照应。如果刚离开家就被分开，这没办法和家里交代。就为这件事，老师一路

环环——我艰难岁月的闺蜜

杨洁

环环是我在农村插队时的闺蜜，招工离开梁山几十年后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。今年回梁山时，我接环环一起来到北京，希望能让环环逛逛北京城，过一段恬静舒适的日子。

1969年初，我到陕西南郑县梁山乡插队。那时，我们队的知青中有六个男生，就我一个女生。环环家离我们知青的住处很近。她小我两岁，1.67米的个子，苗条的身材，清秀的面孔，爱说话，很活泼，走路一阵风。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

环环善解人意，热心善良，对书有着特殊的好奇心。她经常来到我的小屋，看着我的那些小说和中学课本，问我：“那么厚的书都写的啥啊？”后来我知道她没有上过学，心里对她多了一份同情。她常常会摸着我的书感叹：“看那么厚的书，要认识多少字啊！”我偶尔也会给她讲《简·爱》《复活》里的故事，她听后，似懂非懂地对我说：“还能那样子活人呢？”

刚到生产队，我对农活儿和做

饭都找不着头绪。环环教我面皮怎么蒸，给我讲菜籽怎么打成油……

知青点里有时会有小小冲突发生，环环这边劝说着。她虽然没有多少文化，可说话很贴心暖人。

一个雨天的下午，男生宿舍聚了村里的几个小伙子闲聊。他们聊着聊着就扯到村里的姑娘们！原来男生们这么关注姑娘们——“老古经”家的女子秀珍，太胖了！”地主”家的二姑娘让让，长得漂亮还老实。说到另一个读到小学毕业的女孩（村里能读到小学毕业的女孩很少）时，男生们说她聪明倒是聪明，就是脾气不好。提到队长的两个姑娘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是队长说了，他的女子，至少要找个县上拿工资的！还有人说起环环，男知青们都说她“人不错”！

那一天听男知青和村里人的聊天，我知道了村里男女间的好多事，还明白了农村人看重的择偶标准——漂亮、成分好。这些和城里人的择偶标准差不多。因为听到别人对她不识字叹息，环环情绪

有些低落。是啊，那时候一点字都不认识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！

环环可能是受了那次男知青评价她“人不错”的鼓舞，就很爱来我们知青点。当她来了之后看到我们没有菜吃的时候，会从家里端半碗浆水菜给我们。要知道，那时候她家也很穷。

大家都很喜欢环环，她也对我从喜欢到小崇拜！后来，她连穿衣、走路都有点学着我的样子，别人戏称她为“土杨洁”。

在当民工修阳安铁路的时候，我们俩睡在一个床铺上。被窝挨着被窝，出工时相伴而行，收工后一起回窝棚；抬石头的时候，两人一根扁担，一前一后背着水泥。她力气大，总是先帮我背上，再背自己的。工地缺水，一早一晚都是她去厨房抢热水。抢来的一盆水，她总是让我先洗，她后洗。吃饭时，她会把那不多的干菜汤分给我一点。我教工棚里的女孩们织毛衣，环环学得最快。我教大家唱歌、排节目，她好羡慕，却不敢登上去。

有一次，我进山扛木头迷了路，累到虚脱，回来后病倒，二十多天躺在床上走不了路。病在我身上，急在她心里！环环和我的同学一起，每天放工后，趴在地上支起三块砖，用一根竹筒吹着火，花几十分钟的时间给我熬汤药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病中，我咽不下去平常吃的豌豆瓣加糙米的饭，她找厨房大师傅专门为我做了病号饭端来。二十多天，她不辞辛苦。看到我因为下不了床急得直哭，她给我打气说：“没事！只要能好好吃饭就不害怕。”父母得知我生病后无限焦虑，可是他们却远在天边无能为力。是环环和我的同学每天为我端汤送饭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，让我从病痛中走了出来。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，我依然难以抑制自己感恩的泪水！

那几年的插队生活，使我看到了环环的善良。她让我在困苦的劳作和艰苦的生活里，得到了一份暖心的友情。她是我一生中不能忘怀的闺蜜。



● 一鸣惊人



● 凤凰涅槃



● 东方醒狮



● 抓髻娃娃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